

# 林斤澜与房山

张广明

著名老作家林斤澜，浙江温州人，1923年生，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61年以写作为专业，从事文学创作。一生致力于小说艺术的探索，在理论方面的独到发现与见解，对中国当代白话文写作极具启发意义。曾主编，《北京文学》杂志，出版小说集、散文集十多部。题材多反映农村生活或知识分子心态。主张鼓励新锐，培养新人，回归文学本体。在北京第三届文学节获终身成就奖。

林斤澜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在京西房山，门头沟一带农村下过乡，蹲过点，体验生活。并曾在山区居住过一段时间。对那里的自然环境、风土人情很熟悉，对那里的人和事，发生的变化也关注。交过不少基层干部和农民朋友。80年代他还到过燕山，给那里的文学青年和业余作者授课，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1965年，林斤澜听到房山县黄山店供销社背篓商店的先进事迹，又看到《北京日报》发表的社论《让“背篓精神”在全市生根开花》。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深入生活，搜集材料，几乎走遍了全市和郊区的服务行业。写出一篇大散文《背篓精神开新花》。发表在当年10月份《北京文学》杂志上。文章的开头旗帜鲜明地说道：“北京郊区的村庄，正迈开大步，赶大寨，追南韩继；工业战线上，也掀起了又宏伟又热烈的生产高潮。正在这时候，房山的黄山店，举起了《背篓商店》这面商业战线上的红旗。”他列举了发生在延庆，昌平，怀柔等地商店，供销社、以及各地粮库、银行、信用社、卫生所、火车站等行业，开展学习“背篓精神”的动人场面，歌颂和弘扬了广大职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。他说：“从这个深山小店里，看到了北京到处在学习背篓精神。是学着又创造着，是赶着又超着，从此一步跨出了商业范围，成为一种精神，在社会上行走，在街头巷尾传说，在各行各业中间，爆发了一簇比一簇动人的火花。”他从这个深山小店里，看到了为人民服务，对人民负责精神的无处不在，并开花结果。他的文章为全市掀起“学背篓，赶背篓”的活动和传播宏扬“背篓精神”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
在他写的散文《新居》里，他没有写搬进新家的喜悦和兴奋，林斤澜却回忆起二三十年前的山区生活。那是在他从乡下搬到城里，住进现代化公寓以后。当时由于有些设施不配套，没有直通公交车，电话也不通畅，办事很不方便。一次他站在高楼的阳台上，看见成群的鸽子在脚下盘旋，想起了在山区居住的时候，顶风冒雨送信的邮递员。它是这样描述那个邮递员的：“那是一个20冒头的小伙子，背着大邮包，一进队部办公室，顺手摘下挂在门边的水瓢，在门后的水缸里，舀一瓢冰凉的山泉水，一饮而尽。下雪天，拿坐在地炉上现成的热腾腾的水壶给他，

他也正眼不瞧，喝完凉水，连坐也不坐，立刻拿出信件、报纸；若有汇款条，连现金也带来了，若有包裹单，连包裹也背来了。发完来信，就收寄走的信件包裹，还带卖邮票。三下两下抬腿就起，常常背着邮包临出门，一脚前一脚后，再舀一瓢，一饮而尽。不喝热的喝凉的，这是习惯，这习惯是抢时间抢出来的，没工夫坐下来一口一口地啜呀！

林斤澜那个时候还很年轻，觉得山区生活最苦的是与世隔绝，有了这样的邮局和那么好的邮递员，每当收发信的时候，都有一种感激和崇敬油然而生，“仿佛山村的阴影都明亮起来了”。特别是那邮递员举瓢一饮的姿态，“都走进了诗情，画意，梦境。”林斤澜在他的作品里，尽管没提到他的名字，但我们从那细腻，深刻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中，不难想象，他所描画的邮递员，就是房山火红年代的先进典型，铁脚板任成水的生活原貌。这些事迹和人物，已经过去40余年，现在回忆起来，仍然使人鼓舞和感动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林斤澜渴望看到他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发生的巨大变化。他和老伴及作家赵大年一行五人，到韩村河和十渡参观访问；在已是“北京十六景”之一的十渡旅游区，坐着专供游客坐的小驴车，悠悠的，得得的。“看高高的横横的站着青墙绿壁，绕来绕去走着青青的浅浅的流水。”听赶车把式讲“老帽山六壮士”阻击日寇，弹尽枪毁，跳下悬崖，以身殉国的壮烈事迹，心中无限感慨，很快写出一篇名为《轻重小驴车》的散文。其中有这样一段诗句：“横着站的太行山麓 / 绕着走的拒马河谷 / 第十个渡口就叫做十渡 / 多么的浪漫因为多朴素 / 小驴车得得着岁月的道路 / 战争年代根据地的山麓 / 和平时光旅游的河谷川、驴车得得又轻又重的抱负。”林斤澜还借着车把式老爷子的口道出“这条山沟通延安”，表达了他对房山人民的无限深情。

张广明：原燕山副食品公司办公室副主任